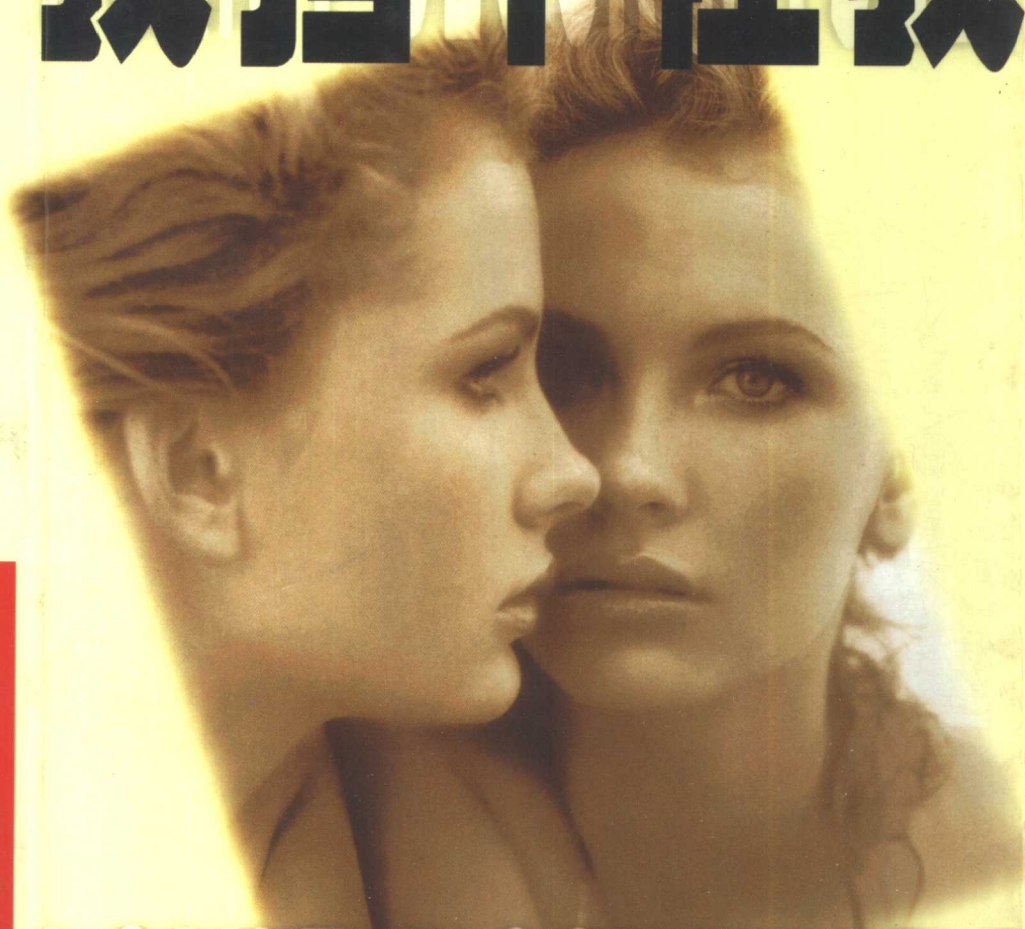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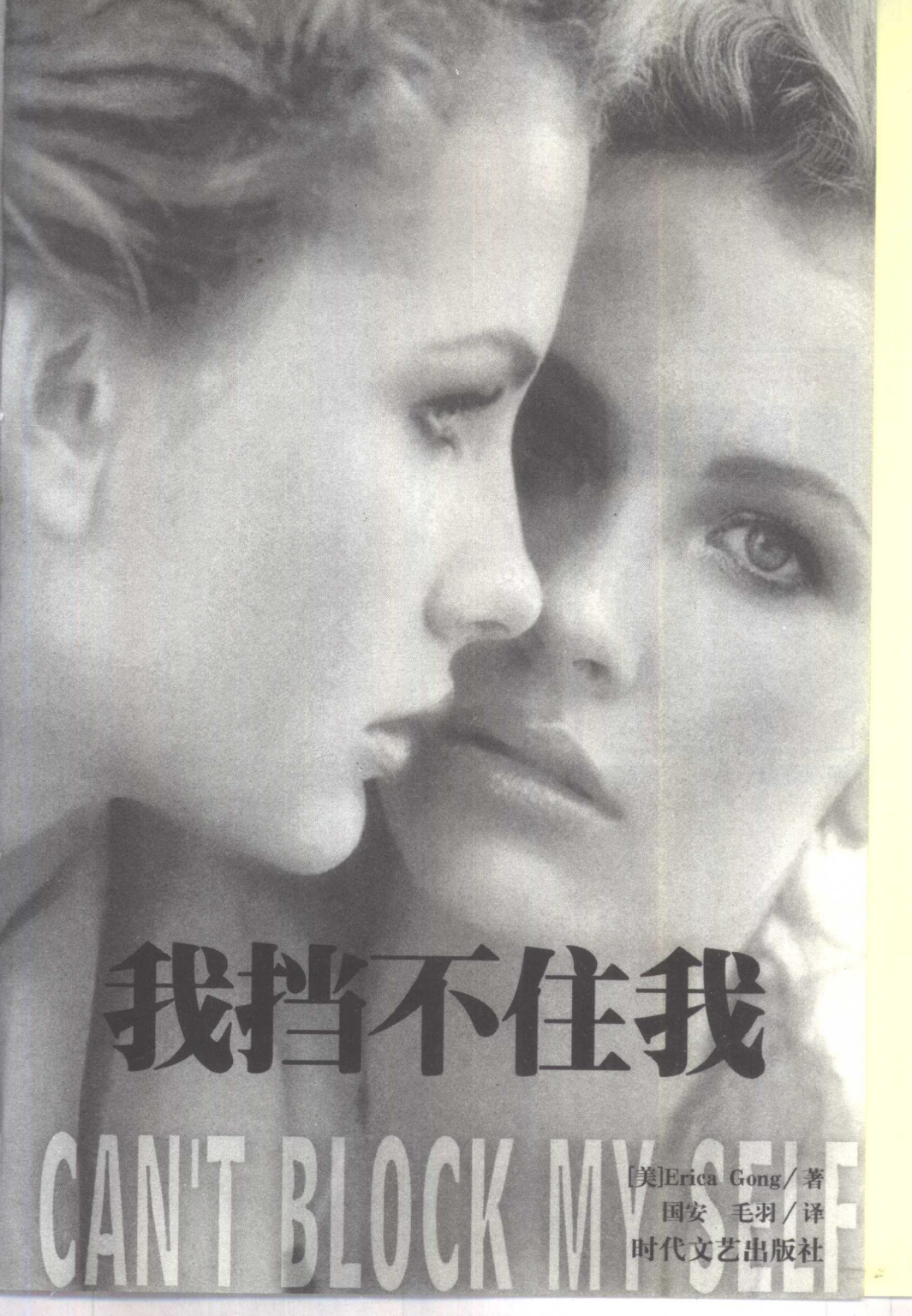
一部在美国引起热烈争议的女性自传体长篇小说
列入美国大学课程的两性文学教科书

我挡不住我



I CAN'T BLOCK MYSELF

[美] Erica Gong / 著
国安 毛羽 / 译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我挡不住我

CAN'T BLOCK MY SELF

[美] Erica Gong / 著
国安 毛羽 / 译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挡不住我/(美)Erica Jong 著;国安 毛羽译.—2 版.—长春:
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1.1
原书名:伊莎性爱告白
ISBN 7-5387-1266-6

I. 我… II. ①E…②国… III. 自传体小说: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 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6959

Copyright ©1998 by Erica Mann Jong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
with Ed. Victor Ltd. through
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2001 SDWY
Press Publishing Co. Ltd

©2001 年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
属时代文艺出版社美国大苹果
多丽美(中国)有限公司授权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我挡不住我 I CAN'T BLOCK MYSELF

作 者:Erica Jong

责任编辑:郭力家 邢爱光

责任校对:邢爱光

装帧设计:老 家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北京通州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30.8 万字

印 张:12

版 次:199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次: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0001—15000

书 号:ISBN 7-5387-1266-6/I·1214

定 价:23.00 元

中译版序言

Erica Jong

本书在美国首版时，作家约翰·厄普戴克就在《纽约客》杂志上赞美道：这是一本女性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

几个月后，亨利·米勒也在《纽约时报》上，以狂热的笔触形容本书为一本女性的《北回归线》。到这时候，《我挡不住我》已无人不晓却没有买得到。平装本推出后，前三个月内售出一百五十万册，到第一年底，共卖了三百万册，至今，在世界各地销售逾一千万册以上。

这本书变成了一桩事件，而非单纯的一本书。

学者在书里发现伊卡洛斯的神话，也发现乔伊斯、纳博可夫和莱辛的加响。一名学者甚至指出，整本书的情节包含女人全部的生理周期。

今天，本书被列为美国大学的课程，被偷偷走私进入开放前的苏联和南非。本书成了青少年了解性的入门书；女人因为本书而学到如何释放自己，而男人经由本书来了解女人。人们讨论它、痛斥它、赞赏它、贬抑它。

《我挡不住我》是一本诗人的小说，让读者看透一个女人的内在心思，包括了一切的广告用语、梦想、幻灭、初恋、月经初潮、渴慕并畏惧为人母的历程，这些都是过去的女作家未曾尝试过的主题。身为一个女人，经常受到男人对女人所下定义的影响，使她们难以辨识自己的角色。如果本书能让女人从此更有自

觉，我就很满意了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维持法律上的单身份。因为我害怕婚姻的无聊，同时也怕自己被绊住。所谓“连理”绝不是随口叫出来的。现在，我想最艰巨的挑战是在彼此恩爱的关系中，仍保持理智和心灵上的独立。你若是福气好到对两人关系觉得安全无比而不怕吵架争执，那真是十分有福气的人。你若得觉得对方爱你爱到可以让你尖叫嘶喊，而且可以让你公然行使你的权力，那你的婚姻有一半成功的机会。

可是，突然间，我遇到了一位心灵伴侣，一位朋友。

我向来以写两性间炽热的性关系，但结局总是不了了之的小说出名，可是，这回却出乎我的预料之外。

我们的对话爆出火花，但一开始的性关系简直糟透了——总是在不恰当的時刻萎缩，而且事后保险套也软软地给丢在床单上。我们两人都对承诺心怀畏惧，以至于对性的快感也显得无关紧要。我们只是一直谈话。我发现自己在知道爱他之前已经喜欢上他了，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宛如一股新的刺激。

有没有人敢在艾滋病蔓延的时代写安全的性爱？有谁敢说大多数的男人宁愿把保险套围在脖子上来抵挡严寒，也不愿意把保险套用在他们的阳具上？有谁记录过中年爱侣的心灵创伤？他们经历了五十年代所谓的处女，六十年代的纵欲，七十年代的健康强身（在健康房中找到情人），以及八十年代的颓废（长型的礼车还有短礼服，再加上装扮得有如宇宙之主的男人），然后到九十年代，他们又在爱滋病的恐惧与自然的荷尔蒙之间徘徊挣扎。

还有那有关于爱与性的恒久问题：只要荷尔蒙一日咆哮统御，男女之间会有纯友谊存在的一日吗？性与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爱与性如何呢？我们真的在性别上是一成不变的吗？什么是“异性恋者”？什么是“同性恋者”？什么是“变性恋者”？还有上述这些问题与我们的灵魂有很深的关系吗？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些

标签统统丢掉，然后坦诚地面对自己和面对彼此？

我们被教育成相信男人会保护供养他们，事实上我们往往保护并供养他们。我们被教育成相信我们应该全天照顾小孩（至少在他们很小的时候）。事实上，我们往往发现，全职母亲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。事实上，根本没有几个能过那样的日子。我们被教育成相信女性特质包含温柔和抚慰。事实上，我们往往发现我们处在离婚、工作，甚至家庭生活中的求生本能，必须倚赖我们不断地温习那些女性特质，而且强悍地维护自身的需要。

是男人变了？或是女人变了？还是男女都变了？

在美国有一件污秽的秘密，那就是每一位职业妇女为了要找托儿的地方，必得犯法。我就曾犯过这条法令。大多数的妇女都违反过这项法令。穷一点的职业妇女把孩子送到没有执照的托儿所；而中产阶级的妇女则找那些没有绿卡的保姆。如果想找一位纪录优良的女人，那你就只能找没有小孩的女人，或是有男人的女人。

怀着无比的期望，但生活水准却不断降低，我们不禁自问：到底什么地方出了毛病？其实什么毛病也没有。我们不过是在一种文化下生长，但却在另一种文化中茁壮而已。

一部在美国引起广泛争议的女性自传体长篇小说
列入美国大学课程的两性文学教科书

目 录

- 中译版序言 / 1
- 第 1 章 享受做女人的乐趣 / 1
- 第 2 章 我越恐惧就陷得越深 / 25
- 第 3 章 然而,婚姻有什么好处? / 45
- 第 4 章 我能学到如何写,
为什么不能学到如何活呢? / 71
- 第 5 章 谁引起情感? / 105
- 第 6 章 少女之春 / 122
- 第 7 章 我的爱像一捆麦子迸裂成面粉 / 145
- 第 8 章 越不容易得到的女人,
越让男人倾心 / 164
- 第 9 章 我突然变成了女人 / 185

- 第 10 章 为什么独立的
女人全都单身? / 197
- 第 11 章 不错,身为女人是个陷阱 / 204
- 第 12 章 美国人实际上非常没有格调 / 217
- 第 13 章 梦或疯狂的体验 / 237
- 第 14 章 欲望之果 / 263
- 第 15 章 身体是上帝的使者 / 288
- 第 16 章 活着没有久留之地 / 326
- 第 17 章 我的下半生就在眼前 / 365



第1章

享受做女人的乐趣

飞往维也纳的泛美班机上载着——七位精神分析家，其中有六位曾经诊疗过我，后来，我嫁给了第七位。谁晓得，究竟是医生愚蠢还是我自己糊涂。坦白讲，没有比飞行更令我害怕的事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就是自13岁起，作精神分析治疗的漫长过程。起飞的时候，丈夫像诊疗似的捏住了我的手。

“噢，你的手好冰。”他道。他晓得我有这毛病，因为每次搭飞机时，他总捏着我的手。

我的手指头，甚至连脚趾头都变得异常冰冷。胃仿佛跳上了胸膛，鼻尖的体温也降到跟手指头差不多冷，乳头坚挺，抵在衣服上（我没有戴胸罩）。

“系上安全带”的号志灯刚熄灭，乘客便开始在机舱内走动。我四处张望，到底有谁上了这班飞机。

那儿是大胸脯妈妈型分析家罗丝·史娃·利普金，最近我拿不定主意是否该换掉目前的医生，之前我曾特地去看过了她的门诊，因为我老觉得，我的医生不太在意我。那是厌食症专家汤玛斯·福洛玛医生，他是我丈夫的第一任精神分析医生。还有那位为人和善、身材矮胖的亚瑟菲特医生，曾经诊疗过我的朋友皮耶。

我也看见雷蒙·史瑞夫特医生，他召唤那位金发空姐兰西好像在叫一辆计程车。我当年曾看了一年史瑞夫特医生的门诊，那年我才14岁，千方百计想把自己饿死，甚至坐在客厅沙发上手淫。医生表示：我梦里的马代表我父亲。并且保证，只要我能继

续表现得像个女人的样子，月经就会再来。

那个正在微笑的光头家伙是哈威·史穆科医生。几年前，我前夫开始疑心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化身，茫然走入中央公园的湖里时，我便是向史穆科医生求助的。

那位一身光鲜打扮的是克南纳医生，他刚出版一本关于约翰·诺克斯的精神分析研究的著作。再过去那儿是蓄着一把黑胡子的史坦拿·罗森医生，他最近搬到丹佛市，在当地设立一门“越野滑雪族精神治疗”的特别诊疗科，消息传回纽约，在精神分析界造成不小的轰动。

阿诺·阿洛森假装陪新婚妻子茱蒂·萝丝下西洋棋。直到去年下嫁给他之前，萝丝是个歌手，也是他的病人。他们两人阴暗地打量四周，看看究竟谁在注意他们——我不巧和她对上了眼。在50年代，茱蒂·萝丝以唱一些讽刺假道学的歌曲而闻名纽约。

我们飞往维也纳，这是一场历史性的聚会。好些年前，在世界大战发生前，1938年，为了躲避纳粹，佛洛伊德带着家人逃离伯格埠巷的诊所。那段时期，他的名字在全德国成为无人敢提及的禁忌。所有运气比较好的精神分析家皆被驱逐出境，倒楣的则被送入毒气室。然而，今天的维也纳却盛大欢迎精神分析家的重返，他们甚至在佛洛伊德诊所的旧址上，设立佛氏纪念馆。

维也纳市长会亲自来接机，然后在哥德式建筑的市政厅里举行接待酒会。节目包括美味的餐点、饮料和酒、多瑙河游船、游葡萄园、唱歌跳舞、发表演说，还有一趟可以抵税的欧洲之旅。

我应一家新杂志的邀请，为这场会议写一篇轻松的访问稿。史穆科医生是第一位受访对象，他坐在特别席附近，手上端着侍者刚送来的咖啡。他看着我，宛若彼此素未谋面。

“你对精神分析学重返维也纳的看法如何？”我试着用最愉快的声音问道。史穆科医生对我的问题有些迟疑，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好一会儿。

“我正为一家新杂志‘窥视狂’写稿。”我解释道。

“很好，”史穆科的口气淡淡地：“那你自己的看法呢？”

他摇摇摆摆地走向他的老婆，她有一头金色短发，穿蓝色的洋装，右胸口上别了一只绿鳄鱼。

我早该明白，为何分析家总是以问题来回答问题？今晚当然也不例外——尽管我们是在 747 班机上，吃的是非犹太戒律的食物。

“犹太科学”，反犹太者问题批评道：“将每一道问题反过来，让问的人自己去伤脑筋。”这使我想起祖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：

问者：“为何犹太人总是以问题来回答问题？”

答者：“为何犹太人不能以问题来回答问题？”

事实上，我一直无法忍受精神分析家。虽然我的第一任医生确实帮了我不少，他就是这回打算在维也纳作报告的一个德国人，不过，像他这样聪明、懂得自嘲、不虚伪的人恐怕不多。他没有那种偏狭症，也不像那些颇有才智的分析家，因傲慢而显得气度狭窄。

至于我求诊过的另外几位医生——简直不可理喻。他们告诉我，我梦中的马，就是我父亲；梦中的炉台就是我母亲。难道这就是精神分析学上所谓的“感情转移”吗？

你梦见滑雪跌断了腿。在实际生活中，你确实因滑雪而跌断了腿，躺在沙发上，腿上打了十磅重的石膏，过了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复原。在这期间，你重新认识自己的脚趾头，并且对没有造成下半身麻痹感到何等幸运。然而梦里跌断的腿，代表你“被切割的生殖器”。因为你一直想变成男人，如今你在梦里跌断了腿，也等于切断了那条阴茎，于是你就可以享受做女人的乐趣了，对不对？

不对！

像这样的情形，持续了整整一年，我们的每一项决定，精神

分析家都会插手，或列入精神分析的过程。

我们要不要搬到更大的公寓住呢？

“先观察一阵子再说吧！”

我们要不要生个孩子呢？

“先观察一阵子再说吧！”

我们要不要离婚呢？

“先观察‘有何好处’再说吧！”

事实上，我和班内特的婚姻已到达决定性的关键，结婚五周年，当初别人送的床单都已经褪色了，现在是决定买新的床单、生个小孩和继续忍受彼此的愚蠢——或者从此放弃婚姻的折磨，扔掉旧床单，选择他人，另起炉灶的时刻了。

我们的婚姻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，两个人像走在平行线上的火车，永不会合。

班内特白天待在他的办公室和医院，然后，晚上再回到办公室，待到9点或10点才回家。我每星期的其中几天教课，其余的时间写作；教学工作很轻松，而写作却筋疲力竭。等到晚上班内特回家时，我已经想出门去放松一下了。

我有许多独处的时间，陪伴我的是打字机和幻想。同时，我认识了许多男人，奇怪，怎么到处都是风趣的独身男子？而未婚时候的我，却毫无机会碰到。

到底婚姻有何好处？即使你深爱着丈夫，仍避免不了结婚多年以后，和他做爱时，如同啃着一块淡而无味的乳酪。没有特别的酸甜苦辣，可是也没有毒。这时候，你渴望有一块法国乳酪，或罕见的羊酪：芳香的、浓冽的、原味的。

我不反对婚姻。事实上，我赞成婚姻。

在如此纷扰的世界里，我们都需要一个最好的朋友，一个能够完全信赖的人，一个永远忠于我们的人。然而，婚姻并不能满足所有你想要的一切，包括身心的饥渴和不安分。每一个空洞的

毛细孔，期待有人来填满它，渴慕着香槟和湿吻，渴慕着六月的夜里，阁楼汗湿的体味；渴慕着《大亨小传》里，码头尽处的那盏灯……这些仍嫌不够——因为我们心里明白，即使换了个人，那个人也许更乏味，更叫人失望。那份淡淡的讥嘲，既苦又甜，让你一半的心，对着剩下的另一半苦笑。

在美国长大的女性，天天耳闻各种化妆品广告、爱情歌曲、妇女专栏、宿命、好莱坞明星绯闻和缺乏道德标准的肥皂剧。广告里展示的美好人生，多么诱人！

“不要忽略了你的内在美”、“呵护你的秀发”、“上帝创造女人，我们雕塑女人”、“世上所有的女人都爱香奈儿五号香水”。

所有的广告都在暗示你，如果你能多留意自己，多注意你的体臭、你的发型、你的眼睫毛、你的胳肢窝、你的跨下、你的星座、你的疤痕、你的酒吧里点的酒……这样一来，你就会遇到一位英俊、有权有势、有能力、有钱的男人，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，填补你所有的空虚，使你的心跳加速或停止，带你到月球上去，从此以后，你们快快乐乐过一生。

即使你天资聪颖，青少年时期遍览群书；即使你修过历史、动物学或物理，并且打算终生致力于具有挑战性的事业，你仍然充满每个高中女生都有的念头。这跟人家聪不聪明无关，不管你的智商是170或只有70而已。也许你的谈吐稍微有点深度，如此而已。你仍然渴望爱情，渴望着阴茎喷出的精子没了脚，渴望着一身绫罗绸缎，甚而还渴望着金钱。

没有人会告诉你，关于婚姻的真相。你也不像许多欧洲女孩那样懂得其中的讥诮和现实。你只晓得，不可以在婚后想着别的男人，也不允许丈夫想别的女人。一旦出现那种念头，你就开始责备自己：好一个淫妇！竟然迷恋上一个陌生男人。你怎能盯着他们长裤突起的部分直瞧？你怎能在会议上，想象在座的哪一个男人会出轨？你怎能和火车上遇见的陌生人发生意淫呢？你对得

起丈夫吗？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发生这种事其实和丈夫无关？

还有婚姻无法抑止的其他欲望呢？那些感觉不时噬咬着你的心，何时再回到只有一个人的日子？如果要你独自一人住在森林小屋里，没有人作伴，你受得了吗？当了这么多年的“另一半”，你仍保留完整的自己吗？

五年的婚姻，使我心灵饥渴：渴望男人、渴望独处、渴望性、渴望遁世。我明白，这些渴望只会使情况更糟。男人和女人的不同，从这里便可能看出来。如果他在两段婚姻之间的空档约会，仍算“有身价的单身汉”。但是，如果女人不结婚的话，别人会以为，一定是没有人要她；不会有人认为，这是她的选择。也许她可以在经济上独立（但仍少不了男人），可是情绪上，却得不到安宁。她的朋友、家人、同事都会经常提醒她没丈夫、没孩子的事实，甚至认为这是自私的行为。

即使看到有些女友的婚姻不见得幸福，她仍然在期待，好像只要白马王子一出现，就可以带她脱离这一切。但从今以后，她仍是个完整的自己，或者只是某人的另一半呢？我的回答是，倒不一定非有外遇不可，把一切的渴望化为意淫就够了。

意淫的意义，远超过实际的性。所谓意淫，在你们相遇时，拉链像玫瑰花瓣似的悄然滑落；内衣像蒲公英的花絮随风远扬；湿润的舌头舔开了芳唇；整个灵魂跟随你的嘴唇进入所爱。

倘若要进行一场真挚的、唯美的意淫，条件是，别和那男人交往太深。一旦认识太深，美感就会逐渐消失，我会开始同情他，听他抱怨妻子、前妻、他母亲和孩子。尽管我仍喜欢他，甚至仍爱他，但热情已经消褪。可是，我要的不过是那份热情罢了。我也许仍喜欢和他在一块儿，甚至有点崇拜他，只是，他已经失去了那种魔力，失去了让我醒来时会心跳的感觉，那我就再也不会梦见他了。意淫，另一个条件是，时间要短，如果能够匿名更好。

在海德堡居住的那段日子，我每星期搭四趟车到法兰克福，去看精神分析家。这趟行程，来回各花一个钟头，火车成为我满足幻想人生的媒介。在车上，我老是遇到漂亮的男人，他们几乎不会说英文，只会说一些没趣的法语、意大利语和德语。凭良心讲，德国的确有“一些”漂亮的男人。

在拥挤的欧洲火车二等车厢里，人造皮椅坐起来硬梆梆的，拉门在靠走道那边。车窗外，橄榄树不断快速往后退。两名西西里农妇坐一排，中间挤个小女孩，她们看起来像是祖孙三代。两人争相将吃食喂进小女孩的嘴里。对面靠窗坐的是一位漂亮的寡妇，尽管头戴黑面纱，身穿黑紧身衣，仍难掩姣美的身材。她身上大量冒着汗，连眼睛也不停眨动。中间的位置空着，再过去坐着一位长了点“胡须”的胖女人，庞大身躯挤了将近一个半座位。她正读着一本浪漫小说，对白如烟飘荡在空气中。

这五名乘客互相打量彼此好一会儿。寡妇和胖女人不发一言，母亲和祖母劝孩子吃点东西。这时候，火车驶进了小城，停在月台上，上来了一个高个子军人。脸带倦容，胡子未刮，一头漂亮却蓬乱的发，有个性的下巴，带几分邪恶懒散的眼神。他巡视了一下车厢，看到胖妇人和寡妇之间有半个位子，于是献媚似地道歉着挤坐进去。他身上冒汗，隐约闻到一股不太重的体味。火车唧喳发动起来，驶离月台。

火车很有韵律地颠簸着，如同军人的臀十分有韵律地摩擦着寡妇的臀。当然，他的臀也摩擦着胖妇人的。她试着挪开一点，其实大可不必，因为他对她的臀毫无感觉。

他注视着寡妇胸前的金十字架，在深深的乳沟间荡来荡去。荡——停顿——荡。碰触到一座丰润的乳峰，再弹回来碰到另一座。每当荡到乳沟时，似乎犹豫了半秒，然后又往另一方向荡过去，像在坑口晃荡的钟摆，他看得几乎陷入催眠状态。她注视着窗外，看着一棵棵橄榄树飞逝而过，好似从未见过这种树似的。

他站起身来，向在座的女士们半弯腰致意，然后靠过去，使劲推

开窗。再度坐下之际，无意间，他的手碰着寡妇的腹部。她假装没察觉。他左手垂下来，摆放在地和他的臀之间，手指头若有似无地揉捏着她软软的臀。她继续注视着车窗外的橄榄树，一动也不动，宛如那是上帝刚造出来的东西，她正在为它们想名字。

这时候，胖妇人将浪漫小说收起来，放进一个绿色塑胶网袋里，袋里的乳酪和泛黑的香蕉味道溢出来。祖母用报纸裹起意大利香肠；母亲帮小女孩套上毛衣，爱怜地用手帕帮她擦脸。火车尖叫一声，停在另一个小镇上。此时，胖妇人、母亲、祖母和小女孩先后走出车厢。

火车再度启程，金十字架又开始荡来荡去，荡在寡妇丰润的胸前。这时，他的手指头悄然伸入她臀底下。寡妇的视线仍追随着车窗外的橄榄树。他的手指头试着剥开她的双臂，然后逐渐往上移，接触到丝袜与袜带间热呼呼的肌肤，接着继续朝袜带底下探索双腿之间那块泛潮的区域。

火车驶进隧道，在幽暗中，气氛达到了最高点。军人的马靴浮在半空中，印在隧道的黑墙上，火车如催眠般摇晃着，直到钻出了隧道口，来到另一座小站。一声长长的尖锐的汽笛响起，打破了周遭的宁静。她无言地起身，在小站下车。

她小心地跨过铁道，轮流抬起穿着黑鞋黑袜的脚。他的眼光追随着她的背影，好似亚当正为他的肋骨化身命名，蓦然间，他从座位弹了起来，冲出车厢，追赶着她。就在这一刻，平行一另一条轨道上来了一列长长的货车，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也挡住了他的路。等到25车厅全部从他眼前驶过，她的影子已消失不见。

以上为意淫的一幕情节。你知道的，意淫，跟欧洲男子以钮扣来代替拉链没什么关联，也跟彼此的外表吸不吸引人毫无关系，整桩事件，犹如一个快速剪接的梦境，没有良心上的苛责和罪恶感。她没有谈及已故的丈夫，他也没有提到未婚妻，谁都没有找理由。由于彼此没有交谈，才使得意淫显出它的纯洁。没有隐密的动机，没有彼此较劲。男人没有所谓的“取”，女人也没